

# “跳动”的胡须

◇王宇

仲夏的晌午，烈日炙烤着土地。滚滚热浪把街道上的人都赶回了家，路边的草儿蔫得无精打采，花儿也都被晒得低下了头，一向活蹦乱跳的猫狗也都宅进了窝，睡起了觉。一切变得那么安静，只是树上的蝉叫了个欢。

蝉一声声急促的“知了、知了”声催醒了午睡的孩童，喝上一口凉水，啃上几口西瓜，拿上半块馒头，就“嗖嗖”地拖着轻快的身子跑出了家门，迫不及待地直奔村西头王爷爷家，要听他讲故事。此时，槐树下早已聚集了七八个小伙伴，或光着膀子，或光着脚板，拿着板凳、扇子围坐在石凳周围，等待一场大戏的开始。不一会儿，王爷爷出现了。

只见他身穿一袭浅灰色长袖衫和黑色宽大薄裤，半弯着

身子，戴着一副圆形老花镜，镜框上还坠着两只白鹤模样的雕饰，甚是美观，灰白相间的胡须，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亮白。他抬起头凝视前方，一只手拿着蒲扇和小板凳，踱着小碎步，微笑着从自家后院里步履蹒跚地走来。他习惯性地喜欢把小板凳放在石凳上，待他稍微坐定后，便操起一口浓重的关中方言，甚是关心地说：“娃儿们，今天想听爷爷讲啥故事？”

此时孩童有些按捺不住，七嘴八舌，你拥我挤，喊着“孙悟空”“武松”“猪八戒”……一时间乱作一团，就连蝉也安静了下来。王爷爷身子微侧，用手半捂着耳朵凑近点听着，生怕漏掉什么似的，还不时轻声说：“啊？嗯？哦。”随后他点点头正襟危坐，略有所思地说：

“那就接着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吧。”

躁动的孩童也渐渐安静了下来。“为了捉拿狡猾的猴头，玉帝派来二郎神助阵，只一声令下，哮天犬便直扑而去……孙悟空急忙躲避开来……”随着情节愈加扑朔迷离，王爷爷语气变得愈加急促，那一缕胡须也有节奏地跳动起来，左手紧握蒲扇微微颤抖，眼神透出一丝紧张，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珠。孩童们此刻目不转睛盯着，屏住呼吸听着，不敢有半点造次。“孙悟空使出七十二般变化之技能，变成二郎神……被惹恼的二郎神手提三尖刀劈向孙悟空，只见孙悟空‘嗖’地一下躲到了二郎神身后……”王爷爷急促的声音缓和了许多，胡须也跟着变慢了节奏。孩童

们听得入了神，全然忘记了燥热和蝉鸣。

伴随着一声蝉鸣，刺眼的阳光正透过叶缝，毫无遮掩地照射着每寸土地、每张脸庞。突然，“咕咕”的肚子叫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一阵阵葱油香也扑鼻而来，抬头望向不远处，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飘向九霄。“回家吃饭喽！”此时大人们也赶来催促着，孩童们望着王爷爷久久不愿离去。王爷爷似乎也看出了孩子们的心思，便安慰说：“今天故事就先讲到这，明天再来。”这时，孩童们才在大人们的拉扯下慢慢回了家。

后来，在那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里，王爷爷的故事伴随了大多数孩童们的春夏秋冬。直到有一天，那个夏天的故事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感怀……

回首

家乡的月河滋润着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南山脚下，河道蜿蜒百余里，河水潺潺，风光潋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进入农历五月，家乡人最忙碌的割麦时节就开始了，金黄的麦田一望无际。风吹麦浪的丰收画面是农人一年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夏粮入仓，心里踏实舒畅。

夜晚的月亮挂在天际，银灰色的光芒照在房前屋后，父亲把镰刀放在磨刀石上，“刺啦、刺啦”的声音飘荡在屋里屋外。此时父亲的腰像一张硬弓，沧桑的双手用力划动着，一把生锈的镰刀在手下变得锐利无比，明晃晃的刀刃能照出人影。母亲在厨房忙碌着，半夜时分起床，敲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大忙季节手脚不闲，笼里蒸着热气腾腾的花卷，铁锅里烙着油渣饼，还揭开未开启的黄酒封口，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大哥在灯下用龙须草编制草鞋，用力缠绕着边角。割麦时，穿上自己做的草鞋，脚步轻盈，行走舒坦。

天空刚露出鱼肚白时，家人们就趁着凉爽走向麦地，割麦时从麦田中央隔开一条通道，田野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割麦声飘荡在田间。半人高的麦子被割下，平展展地放成一排，等太阳晒干后才捆成麦把挑回家。父亲和大哥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割起麦子来一阵风似的，他们弯着腰，左右腿分开，左手抓起一大把麦株，右手用镰刀快速割下麦子。他们头上身上落满了草屑，挥汗如雨，衣背湿透。割累了，就坐在田边缓口气。这时候抬头望去，田地已变得通亮平展。

太阳出来的时候正是吃早饭时间，割麦人早已饥肠辘辘，腰疼腿酸。母亲带着年幼的我给家里人送饭。馒头、花卷、油饼和酸菜拌汤是劳动者的美食，父亲和大哥吃得津津有味，满碗黄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畅快淋漓。割麦是个苦差事，母亲尽量把饭菜做得可口些，让家人吃饱干活不累。

夏收“龙口夺食”，村里人为抢抓农时，有时候晚上也得割麦。晚上光线暗，割麦时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划破手。父亲曾在割夜麦时把右手划了一个大口，血流不止，从此以后他割麦格外小心。麦子收割完毕，每家每户趁着高温天气，在麦场上进行摊晒、翻动、碾场、起场、扬场，加工好的麦子进行反复挑选。

如今，家里人不再种田，割麦时光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每当从电视中看到开镰收割的画面，心里总能想起割麦时的美好和曾经付出的心血汗水，还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 割麦记忆

◇李永明

## 四季的色彩

◇冯旭荣

天地间，岁月丰盈，自然轮回，世界既多姿多彩，又变化无穷。不同的时令给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色彩给人不同的感觉。在更迭不息的岁月变换中，身体被悄然滋养，心灵被怡然陶醉。

春天万物复苏，麦苗返青，小草泛绿，树木萌发。杨柳枝上挂满了绿色的憧憬，随风拂动着生命的遐想。绿是柔弱的，拱出地皮的幼芽如婴儿手掌般娇嫩，但见悄悄地探出头来，新奇地打量着周围，它们经不起踩踏，可能一股寒流就能使其夭折。绿又是坚强的，曾经见过石缝间顽强绽放的生命奇迹，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的力量在与命运抗争？每当看到“绿毯”铺就的田野，心中就会生出一种期望。这生命的色彩让人为之祈祷，这蓬勃的姿态实在令人动容。

夏天是忙碌的季节，土地上的金色麦浪已经和大地融为一体，炽烈的阳光把麦田烤出一片成熟的诱惑。老天似乎在考验人们的诚意，也是要告诉人们收获的不易。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割麦的情形，手里握着小镰刀，沿着麦垄弯腰向前，蹩脚的镰刀使割过的麦茬高一块、低一块，小手擦不紧麦秆，漏掉的麦穗似乎在嘲笑我的粗心。父母耐心地在我后边帮我“捡漏”。割不了一会儿，我就不由得伸起腰身。看着我的神态，父亲笑着说：“歇会吧！”后来，我才懂得他们是想让我从小体会收获的不易。

秋天因为红叶而更加迷人。漫步深秋的原野，举目远眺，柿叶如火，随风卷落的叶子在脚下“哗哗”作响。小时候，我常用一根长长的竹签把地上的红叶扎起来，捋到后面系在一根细线上，把柿叶拖在地上打滚。大人们会用耙子把柿叶搂到一块，装在笼里挑回去，这样家里就有了一些引火柴。秋天的红叶，是岁月累积的结晶，是秋风孕育的作品，是秋日濡染的动人色彩。

冬天是银白的世界，瑞雪使大地披上了圣洁的白纱。这个季节属于孩子们，一双双小手在雪地上随心所欲搭建出心中的快乐。硕大一张“白纸”，让他们尽情地涂抹、描绘、渲染，从而陶醉其中。白色能包容一切色彩，留给冬天无尽的诗意和想象。白雪覆盖的天地，就像童心一样珍贵纯洁，朔朔寒风打磨出冬天纯净的洁白。

生命在经历过萌发生长、成熟收获之后，又归于沉寂平淡。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总是以色彩变化昭示着亘古不变的情感认知。我们不仅要善于欣赏自然，更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让心灵更加美好向善，让所有的微笑在四季绽放。

## 书画天地



放牛娃（农民画）李涛

## 诗歌

### 时光

（外一首）

◇何军雄

岁月静好，犹如一首老歌在寂静中对白或隐约仅有的风声被遗忘在角落旷野之上，盛大的繁华将时光的隐喻重新托举

徒步穿越一首诗的结尾那些词句，如同一段乡音扩展游子博大的胸襟空旷的山林，唯有鸟雀声打破了沉寂已久的时光

草木，托着露珠的晶莹用一段枝条，将风遮住时光如烟，岁月沉淀酝酿

用至美的容颜惊艳于世风华过后，是刻骨的记忆

### 河堤

杨柳低垂，微风轻轻拂过水面荡漾起层层波纹河堤上野草探出半个脑袋将夏天的美景，尽收眼底瞬间，对岸的石榴花绽放

一尾鱼沿着莲叶肆意游荡来往的船只，擦肩而过河堤上，方形的石块驻足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起再次欣赏，这夏日的景色

水库、芦苇、青蛙、河堤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以绿色的水面，作为屏风尘世的美，就这样简单坐在河堤上，览不尽繁华

